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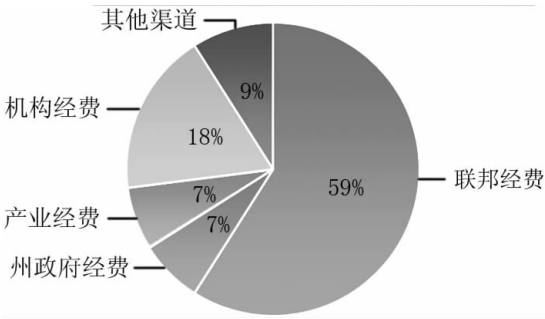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 美国10-50名研究型大学研发经费来源

从科学慈善活动投入的领域来看，2005-2011年间，大学获得的单笔超过100万美元的捐赠共计230亿美元，其中超过1000万美元的捐赠共计190亿美元。平均每年有70%的捐赠直接用于医学、工程和能源领域的应用性研究，医学所占的比例平均达到53%；而用于基础研究的24%的捐赠，其中平均有12%用于生命科学；还有6%集中在交叉学科或跨校研究上。有趣的是，2011年，美国最大的3个高等教育单笔捐赠，不约而同地投入到跨学科的项目上。其中，2011年10月去世的钢铁大亨威廉·S·迪特里希二世（William S. Dietrich II），分别捐赠了2.65亿万美元和1.25亿万美元给卡内基-梅隆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和匹兹堡大学艺术科学学院，大卫·多恩斯夫和达纳·多恩斯夫夫妇（David and Dana Dornsife）则捐赠了2亿美元给南加州大学的艺术、语言和科学学院。

与个人捐赠类似，私人基金会似乎也将大部分科学慈善投入到应用性研究活动中。这里列出了2000-2009年期间对前50名大学进行捐赠累积排名前10的基金会，其捐赠总额超过50亿美元（见表2）。

表2 对前50名研究型大学捐赠金额最大的基金会

排名	基金会名称	2003-2011 捐赠总额(美元)	支持领域
1	Bill & Melinda Gates 基金会	1,529,707,386	应用型—生命科学
2	The Robert Wood Johnson 基金会	559,068,171	应用型—公共卫生
3	The Duke Endowment	527,574,253	应用型—健康、环境和教育
4	The Andrew W. Mellon 基金会	380,906,505	其他—人文科学
5	Lilly Endowment Inc.	361,008,584	基础学科—生命科学
6	The 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基金会	280,369,859	应用型—能源、环境、教育和艺术
7	The Annenberg 基金会	250,313,519	其他—新闻、媒体和艺术

(续表2)

排名	基金会名称	2003-2011 捐赠总额(美元)	支持领域
8	W. M. Keck 基金会	240,523,977	应用型—医疗、科学和工程
9	Gordon and Betty Moore 基金会	217,549,545	应用型—环境和基础科学
10	The David & Lucile Packard 基金会	200,010,378	应用型—保护、生殖健康

从表2中可以看出，10个基金会中的7个集中在应用性研究方面，尤其是医学的研究。当然，也有例外，安德鲁·W·梅隆（Anedrew W. Mellon）和安纳伯格（Annenberg）基金会就集中在艺术、媒体和新闻方面。

从经费支持的领域来看，联邦经费和科学慈善经费的分布极不相同。表3的数据表明，当前科学慈善投入有从基础研究转向应用研究的趋势。与联邦经费相比，其比例分别是73%和56%。医学领域的科学慈善尤其突出，占大额捐赠的57%，而联邦经费的配置比例是35%。有趣的是，物理科学和生命科学的捐赠投入与联邦经费差别极大（物理科学是4%和14%，生命科学是15%和26%）。这表明，在基础研究领域，捐赠者们并不想做现代的美第奇。相反，他们加强了应用性投资，以期解决社会现实性问题。

表3 联邦经费与慈善经费投入分布

领域	联邦投入 (\$ M,2008)	占联邦 投入比 (%)	科学慈善投入 (\$ M,2005-2011 平均值)	占慈善 投入比 (%)
生命科学	7907	26%	183	15%
物理学(包括数学、计算科学)	4215	14%	50	4%
社会科学	1447	5%	98	8%
工程和建筑	4705	15%	152	12%
能源和环境	1826	6%	51	4%
医药	10757	35%	713	57%
基础性	13569	44%	332	27%
应用性	17288	56%	916	73%

六、启示

2014年7月25日，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与哈佛大学签署金额为1500万美元（约合9300万人民币）的“SOHO中国助学金”，引发了舆论热议。几年前，来自中国的耶鲁大学硕士毕业生张磊向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捐赠800多万美元，也曾引起不少中国网友的非议。有人质疑，中国富人为何助学国